

衣索比亞與共匪建交的來龍去脈

楊允達

衣索比亞政府與匪偽政權於今年十一月間在衣京阿迪斯阿貝市 (Addis Ababa) 聯合發表聲明建立邦交的消息傳到台北時，並沒有使若干研究非洲事務的學者感到意外。

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匪偽「總理」周匪恩來訪問衣索比亞，與衣皇塞拉西一世 (Haile Sellassie I) 在衣國北部阿斯馬拉城 (Asmara) 舉行秘密會談時，衣皇即對周匪表示：『衣索比亞承認中共的事，只是時間問題而已。』

緊接着周匪訪衣之後，共匪即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，先在衣京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「商品展覽」，打開匪偽在衣國的貿易市場，擴展其在衣國的滲透勢力；隨後又派遣「瀋陽雜技團」前往衣京，在衣皇御前表演高空特技，並到衣國各大城作巡迴表演，全部表演收入，捐贈衣國政府，作為「慈善基金」，極盡擺絡衣國政府及民間之能事。

筆者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六日飛抵衣京，籌辦中央社的第一個駐非洲辦事處時，匪偽商展剛剛閉幕，瀋陽雜技團已轉往開羅，飛返匪窟，衣國充滿了承認共匪的論調，匪偽「新華社」駐衣「記者」李匪翼振，正以「大使」的姿態在我旅衣華僑韓立民醫師夫婦開設的「中國大飯店」中，舉行宴會，款待衣國及非洲政要，並物色地皮，興建「大使館」，一些立場曖昧的僑胞正進行「換領」匪偽護照，並善意地勸告筆者：『還是早日捲舖蓋回台灣去吧！』

可是，意想不到的，共匪在得意忘形之時，竟會在非洲栽了一個大筋斗。

周匪恩來於一九六五年六月訪問非洲，竟在東非坦桑尼亞 (Tanzania) 的首都達萊撒蘭市 (Dar el Salem) 發表「非洲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」的謬論，引起非洲領袖們的畏懼，以至周匪飛抵衣京時，衣國首相阿基里魯 (Tsehafi Taezaz Akiliu Habte-Wolde)，竟拒絕接見，使周匪在衣京機場空候了四十分鐘，喝了一杯咖啡之後，就坐了他的那架「伊留申」型噴射

專機，狼狽地飛往開羅，轉返匪窟，結束了他的「非洲壯遊」。

六個月後，蒲隆地、中非共和國、達荷美、迦納等中西非親共國家，相繼發生政變，正好應驗了周匪在達萊撒蘭的話，也掀露了共匪在非洲滲透顛覆的陰謀。

而「新華社」駐衣「記者」李匪翼振與陳匪中英，亦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結束了他們在衣國將及六年的「採訪活動」，被衣國安全當局驅逐出境。然而，衣國為什麼明知共匪是一個不好惹的魔頭，還要干冒危險，投入懷抱，與匪偽建交呢？

衣國政府也有其難言之隱：

第一、在整個的東北非與衣國接壤的索馬利亞 (Somalia)、蘇丹 (Sudan)、肯亞 (Kenya)、以及北面的阿聯 (United Arabic Republic)、南面的坦桑尼亞、烏干達 (Uganda) 和尚比亞 (Zambia) 都早在一九六〇年前後與匪偽建交，衣國身處此一魚肉之市，不免染上腥羶，雖力圖擺脫同流合污，可是亦很難孤芳自賞，獨唱反調。

第二、衣國東北與索馬利亞接壤的奧伽登牧區 (Ogaden) 連年遭受索國遊擊部隊的侵擾，使衣國陷入戰亂，衣皇寢食不安。共匪則抓住衣國的弱點，大力支持索國遊擊隊，非但派遣「軍事顧問」常駐索國，訓練遊擊隊，並供應槍砲彈藥，教唆索國遊牧部落進佔奧伽登牧區，迫使衣皇就犯。

第三、由共匪幕後操縱的衣國北方地下反政府組織「艾瑞垂亞人民解放陣線」(Eritrean People's Liberation Front)，像一根毛匪插在衣皇背上的芒刺，經常作痛，而又不能自拔，使衣國政府遇事不得不向共匪低頭。

這個反政府組織，控制了衣國北方的艾瑞垂亞和底格里 (Tigre) 兩省，攏絡了反政府及反安哈拉族 (Amhara) 當權派的底格里族 (Tigrinian)。該族人數近四百万人，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，性情兇悍，篤信回教，與當權的信仰基督教的安哈拉族，成為世仇大敵。

該組織領袖鐵達拉 (Tedla Bairu)，曾任衣國駐瑞典大使，是底格里

族的一名酋長，流亡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，被共匪收買，作為傀儡。共匪利用鐵達拉的號召力，招募艾瑞垂亞的「自由鬥士」(Freedom Fighters)，到大馬士革，接受共匪的為期六個月的謀殺、爆破、突擊、偽裝的情報作戰訓練，派回艾瑞垂亞作為遊擊隊的基層幹部，教導底格里族「實踐毛澤東同志的人民戰爭」，「為艾瑞垂亞人民的自由而奮鬥」，推翻衣皇，建立「艾瑞垂亞人民共和國」。

而此一擁有武力裝備實力雄厚的衣國地下組織，經常從蘇丹得到共匪空運偷送的武器彈藥，使衣國政府防不勝防，心力交疲。

第四、衣京現為「非洲團結組織」(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) 祕書處的所在地，此一組織，則由俄共及匪共幕後操縱，該組織祕書長戴洛·提里(Dialo Telli)，幾內亞人，是一名激頭激尾的親共傀儡，衣國如想使此一機構的祕書處永久設在衣京，則不得不順從此一組織的意旨，走標榜「中立」而實際「媚共」的路線，因此，自聯大出現所謂「中國代表權」問題以來，衣索比亞始終是投票支持共匪，主張排我納匪，贊成匪偽混入聯合國的。

從以上四點分析來看，此次衣國外長卡第瑪(Ketema Yifru)代表政府簽字與匪建交，互換大使的事，就會覺得並不足奇。吾人除了扼腕嘆息以外，不免為衣國人民未來的厄運感到一絲淡淡的憂愁而已。

我們再反過來看，何以共匪多年來處心積慮地企圖與衣建交，甚至於投下大量資本，聲東擊西，務使衣國就犯；又何以會在其展開「笑面外交」戰術之初，首先向非洲的衣索比亞下手？

共匪也有一套陰謀在內的：

第一、在整個的東北非國家中，僅有衣索比亞多年來保持中立，採拖延政策，不願上套。共匪為了想在東北非和「清一色」滿貫，勢必先對付衣索比亞不可。

第二、與毛匪澤東同賡的衣皇塞拉西，為人老謀深算，在非洲國家中已逐漸取代納塞的領導地位，曾是調解奈幾尼亞(Nigeria)內戰的首腦人物，又在世界中立集團國家中居僅次於狄托和尼赫魯夫人的地位，是一個很值得下賭注拉攏的對象。而這次共匪說服衣皇承認匪偽政權，共匪開出一張祕密支票上必定已註明：確保衣皇的政治領導地位，保證索國游擊隊不再在衣

國奧伽登牧區滋事，制止「艾瑞垂亞人民解放陣線」的地下活動等條件。否則老奸巨滑的塞拉西絕不會讓他的義子卡第瑪外長在那張「聯合聲明書」上簽字的。

第三、衣京是「非洲團結組織」祕書處的所在地，同時，又是「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」(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, United Nations)、「國際勞工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」(Regional Off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)等機構的設置地，此外，衣京擁有二十多個非洲國家以及總數幾達七十國的大使館，這已足夠使衣京成為今日非洲政治的中心。

衣京實已具備了一切有利於共匪展開其「笑面外交」攻勢的條件，共匪的外交工作人員即開此關以後，將必在衣京設立一個規模不小的「大使館」，擴張其對非洲滲透，實現其赤化非洲大陸的夢想。

衣索比亞是今年十月以還繼加拿大、義大利之後的第三個與匪建交的國家。加拿大與義大利是貪圖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而與匪建交，衣索比亞則純然在共匪的威脅恐嚇以及軟硬兼施的詭計下，墮入陷阱。

我政府曾自一九六三年八月以來，先後派遣數達十六位獸醫，協助衣國北部底格里、柏根達(Begemdar)、瓦洛(Wallo)、高江(Gojjam)四省的家畜免疫保健及品種改良的工作，將近八年來，曾贈給衣國政府獸醫器材、實驗室設備，負擔十六位獸醫的來往機票旅費、薪津，可是，衣國非但不於聯大中投票支持我政府，更進而宣佈與匪建交，將我對彼恩惠一筆勾消，實在令人齒冷。

或許加拿大與義大利與匪建交後，會與共匪成交一兩筆生意，至於衣索比亞與匪建交後，將促成衣皇王朝的早日結束，進而使衣國二千五百萬人民陷於恐怖奴役的命運。

權衡利弊得失，衣索比亞已走了一着敗棋。衣國如繼續走「中立媚共」路線，與共匪若即若離，雖在聯大中投票討好，但不與匪偽正式建交的話，則共匪將始終視衣國難以高攀，予以奉迎，而衣國亦可因而乘機抬高國際身價，繼續在民主與集權兩大壁壘間左右討好，榨取外援。如今衣國賣身投靠，則以後將任憑共匪宰割，零售批發了。

這一着敗棋，已註定衣皇垮台，衣國人民引火自焚的潰象。